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䭾什三
浮陁䟦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䟦摩七
僧伽䟦摩八
曇摩蜜多九
釋智猛十
畺良耶舍十一
求那䟦陁羅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髫齓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来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対父善其言
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
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
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
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
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
復奪人恐来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
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
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
軌整肅常慨経律舛闕誓志尋求以
晉隆安三年与同學慧景道整慧應
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
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
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
有熱風悪鬼遇之必死顯任縁委命
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
有悪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
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
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
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
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
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两

殞言絶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
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
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
城二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明旦
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
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
遠涉數万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
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
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
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
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
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
夜有三黑師子来蹲顯前舐脣搖尾
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
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
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
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
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
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儁遠顯雖
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
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荅云頭
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
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
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內豊熟皆有信
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
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
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
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
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
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
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
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
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
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
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
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
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
長雜二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旣而
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
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
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
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
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
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
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
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
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
我不介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敬
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
失色僶俛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
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
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舡入浦尋村
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
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
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
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
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
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
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
師佛馱跋陁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
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
餘万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
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
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与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
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
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
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
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
人也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
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
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
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
十五人共齎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
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
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
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
氷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
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
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
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
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
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
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
上杙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
相待料撿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
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
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僧

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
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覩自佛木
鉢後至梅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
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土
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
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
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賫石蜜為
粮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
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賫觀世音經未甞暫廢將至舍
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
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
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
来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
大鷲飛来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
誠心所感在嶮剋濟皆此類也後
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
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
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
弥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
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揚州先沙
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高僧傳卷第二　第七張　賁

本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
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
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
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
筆參正宋侍中瑯瑘王練為檀越至
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所終
浮陁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
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
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
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
用强果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
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衿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
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虔承
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
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預宮中請
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
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
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挻為之作序有
頃魏虜託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陁
羅精舍從佛駄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駄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
敬接遠人時有佛駄跋陁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陁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沙越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陁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陁横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熈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去此三僧隱居末志高潔法師
也悏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有行者
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悏懷道
素篤礼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愛虛靖志避諠塵悏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礼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
鬼来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詰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
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
諮於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
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
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
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
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
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
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
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
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
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惻
亡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
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
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
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
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剎之野聞天
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
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
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
陀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
擯徒眾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擇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
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絶域
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
無量壽晩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
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
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
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
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
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賛經山多荒
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更
礼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
臨亡請雲還都捴理寺任雲不得已
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
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
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剎利種累
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陁
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
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
四便機見儁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
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
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

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
當代汝跋摩他日煑油誤澆其指因
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
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
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煞至年十
八相公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
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
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
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
入禪要時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
罽賓王薨絶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
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
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
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
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
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
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
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
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聖礼從受
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
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
永絶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
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强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憂慮大王天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愊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鄰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飡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覲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
雋等往彼祈請幷致書於跋摩及闍婆
王婆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
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
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値便
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
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
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
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
儀形聳孤峯嶺高絶跋摩謂其髣髴
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
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
搥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
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
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
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
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
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
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
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
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
行夜往或時値虎以杖按頭弄之而
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八焉䟦摩嘗於別室入禪
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上亘空弥滿生青蓮花
沙弥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
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
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
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
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
廹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
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䟦摩曰
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
王與疋夫所脩各異疋夫身賤名劣
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
帝王以四海爲家万民爲子出一嘉
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
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
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
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
爲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
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
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
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

天人之際矣乃物往祇洹寺供給隆
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
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
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
妙辯天絶或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
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
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
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
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
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
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
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
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
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
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
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
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
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
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
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
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
十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音

去更請外國屋來足滿十數其年夏
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
席雅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
聖礼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
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
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
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
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
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
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
龍蛇可長一疋許起於尸側直上衝
天莫能詺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
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
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氤氳麗
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
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
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
受菩薩戒會虜寇侵疆未及諮稟奄
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於
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礼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吕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望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尸　膖脹至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欲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尸觀　放捨餘閑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齊靖
輕身極明淨　清涼心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鏁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軟
如是方便脩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境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猨猴起
業及業果報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尒焰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焰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果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郫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衆妙相
令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多留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猒離　避亂浮于海
閻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方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貪寶視今此身滅盡永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桒
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共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擅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
与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乞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乞
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
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
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
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
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
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
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輙自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
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為人沉邃
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号
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
供養明旦即勑外司若有異人入境
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延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礼
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
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
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
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

音

地建立精舍植㮈千株開園百畝房
閣池沼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
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泛流東下至于
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蜜多道聲
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尒傾都礼訊
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掖庭參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
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
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与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高僧傳卷三 [illegible]

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
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
奉稠疊禪房殿宇欝尒曾構於是息
心之衆万里来集諷誦肅邕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
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
崇而弗替盖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
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
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
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
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
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
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
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
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
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趍仍葬于鍾山
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豊人稟性端明
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
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一万里咫尺
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甲
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
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
出自陽關西入流沙淩危履險有過
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矚
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
嶺而九人退還猛与餘伴進行千七
百里至波倫國同旅竺道嵩又復無
常將欲闍毗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驚
異於是自力而前与餘四人共度雪
山渡辛頭河至罽賓國國有五百羅
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
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子
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
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
際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
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
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
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
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猛喜心内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
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
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
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
乘學不猛荅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
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
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
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
無常唯猛与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
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
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
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
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
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
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畺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
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
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
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
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高[illegible]

音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神
法沙門僧含請譯華手經上觀及無量
壽觀含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
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猕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多此云衆濟以
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求那跋陁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術靡

不許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
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
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
訓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
遂弃邪從正跋陁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
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陁曰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咒經懇到禮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
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
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
深加崇敬琅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
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
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
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
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
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
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
荆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
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
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羅相
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
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
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
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陀
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礼
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
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
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
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
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悅
懌旦起道義皆備領宋言於是就
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
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張　虎

金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
顔容憂㥄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陁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
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
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
世音手捉卭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
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
何能度我怳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
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
見擧身毛竪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
督軍梁山世祖勑軍中得摩訶衍善
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
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
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染釁戾分
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勑問並
誰為賊荅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
張暢宗靈秀等並見駈逼貧道所明
但不畐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
也是日勑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
乘初跋陁在荊十載每為譙王書疏
無不記錄及軍敗撿簡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然謹益加礼遇後因閑
談聊戱問曰念丞相不荅曰受供十
年何可忘德今逕陛下七頞頞為丞
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
及中興寺成勑令移住為開三間房
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勑見跋陁
時未及淨髮白首晧然世祖遥望顧
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聦明機解但
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
跋陁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
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荅曰貧
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
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
其機辯勑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
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輙
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厭夢跋
陁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礼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
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
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
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
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
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金甫

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陁曰仰
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
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
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
日晡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勑
見慰勞䞋施相續跋陁自幼以來蔬
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
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
宗之世礼供祢隆到大始四年正
月覺體不悆便與太宗及公卿等
告别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
花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
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
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
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
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
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
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
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
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
卷之呪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
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

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二張　宰

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
以師礼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
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
慧强記勤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
万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
兆非一齊建元初来至京師止毗耶
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
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
藏中要切譬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
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
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
百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
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
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
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
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
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中
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
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
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礼遇
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館中譯
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寶唱袁
曇允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
焉昔如来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
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濟
人功用弥博聖慧日光餘暉未隱是
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
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説而皆祖述
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
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
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
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法輪未絶
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
所接遠近斯届一聲一光輙震他土
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與迦維
雖路絶葱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
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
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
稱為浮圖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
漢明帝詔楚王英玄王誦黃老之微
言尚浮圖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
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来
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
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
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張 廣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謙等
並異世一時継踵弘贊然夷夏不同
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
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
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
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
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
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
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
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
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為稱首是時
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
遺法使夫慕道来儀遐迹烟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
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
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
所出四含五部揵度婆沙等並皆言
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
愆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録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
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
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
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
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
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腦之厄比
干雖忠謇竭誠猶招賜劒之禍匪其
然乎間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
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
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法
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
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
為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
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
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變
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
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
或望烟渡險或附杖前身及相會推
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
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群還至則
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
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

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情學之
辞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
味决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衿而不博
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
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
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
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娑羅變
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
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賛曰頻婆揜唱疊教攸陳五乘競轉
八万弥綸園星曜晛漢夢通神騰蘭
識什殉道来臻慈雲徙蔭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丁未歳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